筍河文集

錫庚生也晚年二十而孤其得聞先子之緒論蓋鮮矣古之所爲文者固未嘗親受指畫蓋先子年甫逾艾遽終生平學業所至多未發之蘊又爲文素不易稿文成輒爲人取去乾隆辛丑先子既殁錫庚抱守遺篇蒐羅放佚每得於所知之家碑表誌銘爲多萃合成集得奏摺七篇進　呈詩文十四篇次賦八篇序十二篇跋尾書後十九篇記十三篇書議銘讚並爲雜著四十二首行狀六篇碑記十一篇神道碑一篇墓誌銘三十一篇別傳三篇紀事九篇哀辭四篇祭文十九篇合爲十六卷曰笥河文集詩二十卷別爲集已刊故不錄錫庚編

摩挲弆宦游所至必奉以行度越山河載歷寒暑蓋於今三十年矣癸酉之夏客濟南爰發篋命工重爲編次校正裝訂成帙越三歲乙亥同龍谿李畏吾威覆加校勘鏤板於京邸以傳於代謹序之曰

古者無集之名亦無古文之目也蓋自六藝之道微而諸子與百家之說熾而文集盛矣未明乎集之源委與夫文之流別將以讀先子之文不可得已夫文與六藝相附麗未有離藝獨行者周秦以前尚矣自漢以降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倫其爲文雄傑一時茀必視其學藝之所至廼成一家之書若司馬遷之爲春

秋家言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並爲儒家者流是也傳稱董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瑕邱江公吶於口與仲舒議不如仲舒是則文雖附藝而行不善爲文雖精通六藝尚不足顯用故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是必貴有文也至若從横家者流以言相感比事推類長於諷諭故莊助持議大臣數詘鄒陽陳辭驕主回心下及徐樂枚乘主父偃輩皆挾長短之術爲敷揚之辭固不必根柢學藝而後附麗成文文之獨行蓋自從横之流始其後競爲侈靡閎衍沒其諷諭之義司馬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武帝讀之反縹縹有陵雲之志東方朔

枚皐之徒不根持論往往跡於俳優故自詆媟其文頗自悔焉揚雄以爲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蓋自是文之與辭遂有攸分然文雖升降遞嬗而集之名尚未有稱者及乎魏晉更爲麗辭偶語文氣既殊規制迥別邇目往古之文謂之散行當世之文謂之駢體古文之稱亦由斯起文集之漸實始濫觴魏文謀陳徐劉應之文爲一集是爲文集權輿晉摯虞文章流別梁蕭統昭明文選猶其後也逮夫晉著作郎李充徑易七略七志爲四部子集二門儼然對峙隋經籍志因之遂爲永制不知史本發源於經集固支分於子蓋自是經

史判而六藝淆專集行而諸子亡矣唐宋文人代有專集記序疏狀碑銘頌誄體類始備第人各爲集充棟插架幾至家有一編大氐跡近辭章而於六藝之文相去日遠元明以還迄於 本朝以古文辭自命者輒以韓柳歐曾王蘇諸集爲宗號稱八大家似近著述之旨然不師其意而徒襲其貌未成文章先生蹊徑初無感發輒起波瀾不問事之鉅細專以簡練爲工無分言之短長每以佶聱爲古遂迺劃段爲文模倣蹈襲雷同勦竊如出一手苟不如其所爲轉相非笑蓋自是文道蓁塞不絕如綫矣夫韓柳歐曾王蘇諸集亦必有其所學之

本乃自成其立言之體今不學其所學而徒學其外之文是猶學步邯鄲未得髣髴轉失其故步耳將欲以讀先子之爲文豈非以莛撞鐘膠柱鼓瑟烏可得耶昔者先子有言曰文無常律惟求其是又曰有意爲文絕非眞文故集中之文不越考古記事二端而不爲論辯夫考古者經之遺也記事者史之職也不爲論辯者六藝而外有述無作也嘗謂經學不明良由訓詁不通通經必先識字庶幾兩漢諸儒所講之經可以明而後世望文生義之弊絕欲倣揚雄訓纂而譔纂詁又謂學者不通古音無以遠稽古訓故劉熙釋名因聲求詁揚子方

言徧歷輶軒可以異域之言而證近正之訓亦可以殊方之聲以推往古之音庶幾周秦漢魏音聲遞變之故可以通欲倣方言而譔方音禮起于未然制莫精於喪禮譔禮意禮莫古於儀禮苦節文之難讀譔釋例所輯金石遺文漢唐以及元明不下千通謂金石文字上可輔經下可繹史嘗倣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譔五代史補注若干卷既成爲人誤燬凡所纂著缺而不錄第其微言遺旨往往錯見於簡篇好學深思自可按而窺也然則先子是編雖以集名其與世之所爲文集者固皎然殊矣錫庚因就編次所及故備述源委流別如右後

之覽者自有知言小子何多贅焉
嘉慶二十年歲次旃蒙大淵獻夏六月乙卯朔越七日
辛酉錫庚謹序

誥授中議大夫翰林院編修前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竹君朱公神道碑

公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德三公居浙蕭山之黃閥河當明洪永間德三公之曾祖福三公南宋時初居越寨自上無徵矣由德三公而下皆葬西山世業農八世至高祖諱尙絅公明末官遊學亦不詳其地曾祖諱必名祖諱登俊起家湖廣長陽四川珙縣知縣至官中書科中書舍人先考諱文炳年十七入籍大興爲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累封至中憲大夫福建糧

驛分巡道曾祖考三世皆
誥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曾祖妣白氏祖
妣何氏馮氏先妣徐氏皆
誥贈夫人外王父諱覺民公康熙甲午舉人以珪奏請
貤贈中議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外王妣史氏
貤贈淑人先妣生子兄弟四人長兄瑩原任陝西大荔
縣縣丞
貤封中憲大夫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仲兄珪字

未科進士歷官山東濟陽長清二縣知縣以公請
貤贈奉直大夫翰林院編脩加三級其次公行五珪其
季也女兄弟六人公生而神慧長珪二歲皆生于
盩厔九歲至
京師十三通五經學爲文十五文成斐然先大夫喜
賜之硯其年癸亥七月先妣見背公與珪同臥起
夜讀古書手鈔默誦雞鳴不休明年珪遂病而公
愈强力乙丑孟冬服除應郡試府丞石首鄭公其
儲擢珪第一公稍次偕謁鄭公笑曰是皆美才弟
可先兄邪告之學使少司農臨桂呂公熾十二月

院試呂公耀公第一試鵰鶚搏風歌大奇之徧告諸公明年正月大尹常州蔣公炳邀其同鄉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今侍郎莊公存與及其弟培因設筵召予兄弟面試劉公授題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驚喜明日皆先來就訪明年珪竊科名而公學日以富庚午鄉試編修嘉興鄭公虎文薦公卷不售名益振諸城劉文正公延之家修

盛京志乾隆十八年癸酉舉於鄉同考官編修建昌饒公學曙座師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興縣孫文

定公嘉淦禮部侍郎滿洲嵩公壽明年甲戌中會
試式同考官贊善溧陽史公奕簪座師大學士海
寧陳文勤公世倌禮部侍郎滿洲介公福內閣學
士錢公維城
殿試
賜莊培因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
方畧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甲申丁先大
夫憂琏自闕奔喪歸與公聚首者三年公自爲諸
生即授弟子至是從遊者數十人丙戌歲杪服闋
公欲不出而爲名山大川遊已告假矣明年正月

珪服除詣
宮門
召見
上詢家事始知兄名曰編修無定額汝兄已補官不比
汝需缺也珪未即對
上曰非邪珪謹唯曰是出則告之翰林院取公假呈以
歸曰兄實無疾倘
上再詰不敢欺也强爲弟起公不答旣而听然曰汝敢
我雅興矣是冬授贊善明年五月
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

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
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科會試同考官庚
寅奉
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至是
上知公深歲持文柄所得士多著名公益卓然以韓歐
陽蘇自任振起古學獎藉寒畯有一善者譽之如
不及天下之士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是秋奉
命視學安徽安徽故有樸學公躬拜奠婺源故土江永
汪紱之主祠之鄉賢以勸乃教士曰讀書不可不
識字爲刻舊本許氏說文解字揭以四端曰部分

字體音聲訓詁又曰稽古莫如金石文可證經史
之譌所在披剔榛薜聚至千種時
上方詔求遺書公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多
逸書宜就加採錄
上覽奏異之亟下軍機大臣議行
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乃
命纂輯四庫全書得之大典中者五百餘部皆世所不
傳久第刊布海內實公發之也公又言請倣漢唐
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
硃批俟朕緩緩酌辦癸巳春仲兄奉其秋以某生欠考

事部議降級得

旨朱筠學問尚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比

歸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于文襄公敏

中掌院為總裁于公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覈辦

析苦往復之煩意欲公就見面質而公挾翰林故

事總裁纂修相見于館所無往見禮訖不肯往愛

公者强拉公至直廬相見公持論侃侃不稍下金

壇間爲

上言朱筠辦書頗遲

上曰命蔣賜棨趣之時蔣公以舊侍郎直

武英殿眞
特恩也乙未珪自山西歸復入翰林從容爲公言宜稍
和同者公曰子亦作是言耶珪心愧之先是珪與
公同官翰林共車馬者七年至是比鄰居宅後可
通往來而伯兄居老屋對門珪自名所居曰鄂不
草廬公旣久次望益重則大言翰林以立品讀書
爲職終歲足不至達官門惟門生好友釀酒必應
輒盡醉乃罷聚書至數萬卷種花滿徑來請益者
不拒考古書錄窮日夜不倦古文以鄭孔經義遷
國史書爲質覈纖鉅細事辨時地眞氣勃出成一

家言賦則陽張陰闔馬揚以下不道也前後遇

大典禮告成祝

釐官

上功德鴻篇與册褒然推首詩初學昌谷昌黎五言力

逼漢魏既而導匯百家變化劉闢神明獨得制義

自荆川震川而下貫串數萬篇與古文爲一書法

則一本六書自然勁嫵蓋公之學與年進海涵嶽

蓄不足喻其所藴也四十四年八月

特旨以公督學福建時珪方典閩試閩人士聞公來無

不抃舞珪與公相遇于石門舟次公至閩一以經

學六書倡口講指畫示以鄉方閩清某生爲攝令
某鍜鍊殺人公發其覆大吏雪之扶持士氣行義
若渴重倫飭勸懲有加焉暇則搜奇广洞徧著手
蹟明年秋

上以珪代公異數也公題使院之寢曰韡雅十一月十
八日珪至與公對床者半月公日則出至他館應
酬諸生手不停筆夜歸談盡三鼓復作詩文竟夜
珪曰宜少惜精力公不厭也十二月三日送公于
芋原舟次公淚下珪曰兄今與伯兄聚比三年珪
即還耳嗚呼孰知其爲永訣邪明年二月復

命

上溫霽詢諭人以爲必嚮用也公壽強固性喜山水于

黃山再登其巔觀雲海于閩之武夷芳崱玉華諸

名勝皆躋探峻幽從者疲焉六月二十一日夜忽

遘痰疾翼日漸瘳二十六日疾復作夜四鼓遂卒

公生於雍正七年六月六日丑時卒於乾隆四十

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丑時年五十有三是月蕭山

始祖墓有古松高五六丈大風折其末丈餘非偶

然也四方之士知者痛惜如失所杖公孝友直諒

恬淡達觀不愧所學在安徽時奏以本官

貤贈庶祖妣李氏爲淑人得
旨准行貤贈之廣自此始李太淑人撫覲珪者也公書
家曰我爲弟成此志所著古文數百篇古今詩數
千首他文稱是皆可必傳於後銘曰
導源三江降神鰲屋日下騰騰名符其實家無長
物擁經抱書大言炎炎獨出古初羣雅輻湊問奇
載酒忘其飢渴不啻其口恬於榮利恥于攀援問
徑交柯落花無言雲海黃嶽天府武夷訪仙遊戲
騏驎不羈飆風何來撼我宰木連枝中拔得不抱
哭公名在世公神何往嗚呼後死吾歸曷倣西山

之麓先塋之右誌此幽瓴千秋不朽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福建學政朱珪撰

朱先生墓誌銘

乾隆四十六年夏六月戊戌大興朱先生終于日南坊之里第門人會稽章學誠於時遠遊畿南聞赴爲位而哭心喪之中思撰先生遺事稍叢緝未有端緒明春三月孤錫卣等卜葬先生于宛平二老莊之原俾學誠爲之誌銘學誠慟失聲曰嗚呼小子尚忍銘哉歲在戊戌先生五十初度之辰諸弟子相與奉觴上壽學誠從爲之辭旣屬草進先生顧而頷之于是小子質言無諱先生辱許小子若得終事百年小子尚可勒銘幽室矣乎先生

笑曰可哉人事固不可知脫子一旦先我而逝我能銘子不朽函丈之間戲言爾豈意今日如受先生命邪先生之詳學誠別爲之傳金石銘刻例尚謹嚴書其大端示久遠云誌曰

淸興百四十年昌運旣開人文蔚起極其能事無論兩漢三唐顧風會所趨祈嚮斯別偏畸眞僞錯出互時名濫氣勝伊昔爲然先生生雍正七年自㓜以長

國家適當奕葉重熙

廊廟制作軒揭天地而山林枯槁之士淪躓昧性與

夫世傳舊法專門名家數十年來莫不彙萃都下

于是始稱極盛先生世家

京師高挹俯瞰富有日新發爲文章成其家言以謂有意爲工規矩法古與夫動心毀譽希名後世學人有一于斯縱極精能根柢已淺何取立言以故有所述作心謁乎理手請于心如不得已稟於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爲加損餘力所至神明變化絢春拭秋纖鏤鉅拓陶冶萬象不爲一律並能合氣之至符心之初嗚呼蓋自有宋歐陽氏以來未有如是其才者也先生于學無所不窺取給爲文

咸得大旨不名流别聽治專家至於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並主漢人之學以謂與作聰明𡩋爲墨守惟文章經世聞見猥陋不足成家精專又不可以旁涉漢人不能無失近古得之者多守先待後不過如是然一時絕學孤詣進退古人自名家學其閒甘苦疾徐無能共喻進見先生皆能燦然有以相發盡先生得大者全力所未至不用人事穿鑿轉得大意謗多譽名守陋自是之徒或從非且譏之於先生無損益也先生著聲施早自三十年許天下聞先生名以爲舊學者背偽及既見

止爽然自忘宏奬士類後生小子一藝之長或未
及然者假借稱譽過於所試雖得決許之諸不自
屑也前後從游凡數百人因材施教拓越畦畛風
旋霆廻勾萌拆比於樹藝無論拱把以至百圍
咸達其性無有夭閼其閒蘭苕葭葦自爲春秋雨
露施行不自爲費尤急人危難緩急之告輒若身
受宛轉崎嶇務爲盡心門下之士或有背而馳者
猝遇險巇復求拯援先生一皆應之如無聞見天
性恬退威惕利疚不觸於心歷官安徽福建學政
軺車所至遇邱壑佳勝慨然有終老意自云聲華

富貴視之泊如所不自解免者情耳文章山水詩
酒賓客縱意所如欣慨奇法世士莫能測也先生
諱鈞字竹君一字美叔學者稱爲笥河先生其先
浙江蕭山人曾祖諱必名始家　京師祖諱登俊
中書科中書舍人父諱文炳陜西盩厔知縣三世
俱以先生弟珪貴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伯兄
堂大荔縣丞仲兄垣乾隆辛未進士山東長清知
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翰林侍讀學士提督福建
學政先生以乾隆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歷翰林編
修右贊善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事務
提督安徽學政吏議降級再授翰林編修提督福
建學政秩滿還翰林充乾隆辛巳會試戊子順天
鄉試已丑辛卯會試同考官庚寅福建鄉試主考
官方畧三通纂修官日下舊聞總纂官終乾隆四
十六年辛丑夏六日距生雍正七年已酉夏六月
春秋五十有三配淑人王氏奉天府經歷加道銜
寶坻王詢女男子二人長錫卣次錫庚俱府學生
女子子五人故候選布政使經歷陽湖龔怡內閣
中書舍人通州魏紹源國子監生天津徐焯府學

生大與翁樹端其婿也幼者未字孫男子二人淳
湘孫女子一人先生孝友式於家庭年弱冠偕仲
兄季弟先後並舉巍科又與季弟同官翰林文望
著於一時名徹
九重四方學者仰如威麟儀鳳昆仲間以道義文學相
師友愉愉如也長清公晚歲齋居玩浮屠說學士
公退之暇輒喜道引吐納以爲課效學誠嘗謂先
生仲氏近佛季氏近神仙家言先生其折中於儒
學者乎先生莞爾笑曰學自不可已耳强立儒名
我其祔耶銘曰

惟學與文古一本力不能兼自晚近江河日下趨
益甚誰其砥柱於于仍先生翔鳳梓鷹聲色不
示惟靜鎮先覺後出互角奮暇觀袖手惟一哂海
涵川滙奮後進不忍蛟螭別蚯蚓樹人樹木勤培
畚元氣磅然廻痌瘝川鍾嶽孕理不齊其來有自
法何迅造化精靈如欲杳誰嘗擂首爲天問
賜進士出身國子監典籍候選知縣章學誠謹撰

翰林院編修前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

士朱君墓表

乾隆三十六年春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安徽學政朱筠上

言伏見

皇上稽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

闕而前明永樂大典古書僅有存者宜選擇繕寫

入于著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併合各州

縣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

上嘉之乃

命開經史子集四庫全書館以大學士劉文正公統勳
于文襄公敏中尚書王文莊公際華充總裁官文
襄公復選翰林中書二百餘人充校對官以任之
分日呈
覽凡十餘年而書成藏於
文淵閣庋其副于
盛京
圓明園翰林院及江蘇之金山浙江之西湖分地藏
弆嘉惠後學於是人文炳曜遠邁唐宋而其始實
自君發之君字美叔一字竹君其先家浙之蕭山

曾祖必名始來
京師祖登俊中書科中書舍人父文炳陜西盩厔知
縣兄弟四人兄堃陜西大荔縣丞次垣乾隆辛未
進士山東長清知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今官內
閣學士禮部侍郎君年二十五中乾隆癸酉順天
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又二年授編修歷官
右贊善至侍讀學士左遷仍授爲編修提督福建
安徽學政者二充福建主考官者一充辛巳己丑
辛卯會試同考官者三充戊子順天鄉試同考官
者一又充方畧館通鑑輯覽三通館日下舊聞纂

修官以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於里第年五十三君少英敏博聞宏覽於學無不通解經宗鄭孔而兼參宋元諸儒之說論史宗涑水而歷代諸史亦皆考究貫串証其異同古文效法班史詩歌出入韓蘇取精用宏海涵山負天下承學之士趨風附景若斗之有杓芒寒色正望爲歸依好宏獎後進有一技之長譽之唯恐不及掖之唯恐不至如大理卿陸君錫熊吏部主事程君晉芳禮部郎中任君大椿皆君所收錄而黃君景仁洪君亮吉輩皆北面稱弟子君豐頤晬面望之溫然間以諧

笑飲酒至數十斗不亂或以爲道廣然於名節風

義之閑揚清激濁分別邪正斷斷不稍假易且欲

自厠于李元禮范孟博之倫宰執高君之名者招

之不往怵以危詞君亦漠然置之故四庫館之設

君不獲與其役人或爲君惜而君弗介意也君卒

時余方衘恤家居聞訃位于寢門哭之又二年入

都其孤錫卣錫庚來曰先君之喪已葬於宛平二

老莊之原且屬章進士誌於隧矣墓道未有刻文

敢以爲請余與君鄉會試皆同年又常同充考官

及纂修官流連文酒商榷圖史無弗同者是以世

有北朱南王之目蓋其文章風節顯顯然常在心

目間知君之深莫余若也因舉所親見者書之俾

刻于石昭示來者且以志余之悲焉

賜進士出身刑部左侍郎王杲表

朱竹君先生別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故降為編修初先生為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為疎儁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不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陳搜緝之道甚備時劉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

徒爲煩歘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
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
是啟矣先生還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
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獨不造謁
又時持館中事與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見
上語及先生
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
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踰年
上使其弟珪代之還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坦無城府內
友于兄弟外好交友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過

輒掩覆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筆中自晨至夕
未嘗無客與客飲酒窮日夜而博聞强識不衰時
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橫於義理事物情態無
不包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為學使時遇教
官諸生賢者親若同輩勸人為學先識字語意殷
勤去而人思之所欲著書未就有詩文集若干
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其時皆
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志誠偉矣豈
弟欲為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

中年以酒致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
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
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間
伯思益衰而先生歿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
徽福建每攜賓從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
間至山中厓谷輒見先生題名想見之焉

笥河先生行狀

先生姓朱諱筠字竹君號笥河順天大興人先世居浙江蕭山父文炳入順天籍爲諸生官陝西盩厔縣知縣封中憲大夫福建糧巡道贈光祿大夫先生以雍正七年六月生于盩厔有兩兄一弟九歲入都十三歲通五經有文名乾隆十八年癸酉舉于鄉明年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越四年授職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三十二年冬授贊善明年大考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四年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其

秋督學安徽三十八年以生員欠考事降級奉
旨朱筠學問尙優加恩授編修
命總纂日下舊聞兼四庫全書館纂修事四十四年督
學福建凡充辛巳己丑辛卯科會試同考官及戊
子科鄉試同考官卒于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春秋五十有三先生少英異至性過人與弟文正
公珪俱擅文名爲鉅公契賞及丁父憂服闋不肯
出仕欲爲名山大川之游會文正公入覲
上詢及先生乃不敢引疾謂弟曰女敗我雅興矣先生
以南宋已來說經之學多蹈虛或襍以釋氏宗旨

明儒學無淵源矯枉不得其正又牽于制義聲律

而經學放絕焉

國朝顧氏炎武閻氏若璩雖創通大義惠氏士奇父子抱殘守缺而嚮學者尚未殷盛先生以爲經學本于文字訓詁文必由博反約周公作爾雅釋詁居首保氏教六書說文僅存于是刊布許氏說文於安徽以教士復奏請采錄永樂大典逸書

上覽奏異之廼

命開四庫全書館

御製詩以紀其事又以十三經文字傳寫譌舛奏請仿

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立石太學奉

諭報罷因著十三經文字同異若干卷藏于家于時皖閩之士聞緒言餘論始知講求根柢之學四海好學能文者俱慕從先生游而戴徵君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諸人深于經術訓詁之學未遇時皆在先生幕府卒以撰述名于時蓋自先生發之先生剛腸疾惡俗流不敢至其門寒畯有一藝譽之如不容口其在都載酒問字者車轍斷衢路所至之處從游百數十人既資深望重則大言翰林以讀書立品為職不能趨謁勢要時相大學士金

值于文襄公頗專擿進退天下士先生引翰林衙
後輩故事呼以于老先生又長揖無屈一膝禮議
館事不肯私宅相見時相既不樂乃言于
上以爲辦書遲緩
上深知而保持之
命促之而已其督學安徽旌表婺源故士江永汪紱等
祠其主于鄉賢以勸樸學之士在福建與弟珪相
代一時傳爲盛事而閩士攀轅走送者數百里不
絕時士人餽一石積試院成山起亭曰三百三十
有三士亭其後文正主持文教海內名流皆以贈

中索援多先生所賞契者故世稱據經好古之士
爲朱派云先生蒔年考古兼好金石文字謂可證
佐經史爲文仿遷固淵雲尤長於敘事書法參通
六書有隋巳前體格藏書萬卷坐客常滿譚辨傾
倒一世手不持珠玉每言古之君子必佩玉今之
小人必佩玉所至名山川搜奇攬勝都人士傳誦
吟咏至今不輟盍郭林宗之識士鄭康成之通經
兼而有之矣子二長錫卣福建鹽場大使次錫庚
山西候補直隸州知州錫庚能讀父書亦以耿介
取忤于流俗孫五人星衍不識先生而受知文正

與先生子錫庚交最久故深悉先生學行具列事實如右敢布告於史館以備述儒林者采錄焉謹狀

賜進士及第山東全省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淸倉務陽湖孫星衍撰

從遊記

乾隆四十六年夏戚自西曹乞假將歸未及行而哭笥河先生於寢嗚呼奈何天奪先生之速邪先生學富而不盡洩其奇器大而未及宏其用友徧天下而難語知心年過五十而甫稱已老又不幸而止於是若是者何邪先生之名當世莫不聞先生之殁奔走而哀號失聲者慇焉若喪其心之所甚慕而不爲私慟也嗚呼哀哉戚獲事先生十有一年而止矣茲直南歸旅次銜哀憶念先生爲人之崖略具筆於篇非徒以識淵源之有自恩義之

難忘欲使攬者想見其爲人聞風而興起庶幾先
生之志未墜於地云爾

先生弱冠博綜羣書精核典故大學士諸城劉文
正公延居賓館凡參決大政每從諮訪先生從容
諷公以古大臣之事公領之未幾先生成進士官
翰林公書謂曰君無復以古大臣責我老夫無能
爲望君努力耳

文正公秉軸十餘年先生歲時修賀一至其門外
此絕不通謁公一日遇先生於朝呼曰獨不念老
夫邪先生正容對曰今某服官非公事不敢輒見

貴人慣人之䄵其後也公歎息稱善不已

先生由翰林編修擢至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簪筆侍從有年

上極賞其才學故事

御試試差於

正大光明殿大臣閱卷錄取優異者引

見次第簡用辛卯先生試不入選

上顧問掌院大學士等曰今試乃遺朱筠邪中乎

特旨命不入選者一體引

見葢異數也及

見
天語垂詢先生奏言試日偶得腹疾文字不能盡合程
度
上霽顏遣出其冬遂有安徽學政之
命癸巳因公事不如令式禮部議鐫二級解任還
朝復
命有
旨朱筠學問尚優著仍以編修用旋充日下舊聞館總
纂官庚子復被
命督學吾閩陛辭日

上問曰爾猶編修那記得擢用爾已爲四品官先生具

以前事奏對

上溫諭此事不能無過茲出視學好勉爲之先生頓首

謝

恩而出蓋先生受

知最深且久

上意擢用竟不獲享年以酬

知遇惜哉

先是庚寅先生典試吾閩閩士聞先生實來舉手相慶是科取中鍾大受等八十五人多老生自八

十以下至五十者太半撤棘日督學阿雨齋先生謂先生曰吾積歲所拔異等之士盡歸珊網君眼光十倍於我矣先生在闈中得瘧疾劇甚猶索觀試卷不輟侍者請止先生瞿然曰吾奉
天子命而來校士一息尚存敢忘供職邪副典試范樸亭先生嘆曰至誠君子也移坐近先生前謂曰吾爲君朗誦而君倚枕聽之其可爾先生悅相與反覆評隲又十餘日而竣事此亦足見樸亭先生之不可及也

辛卯分校禮闈總裁劉文正公得一卷五策淵奧

以示先生先生曰此餘姚邵晉涵故知名士力贊公拔居第一及折卷果邵名公問曰學士何所見不爽如是先生曰今士之績學者某莫不與之遊讀其文知其學如覩其面學至或失之邪凡春秋兩闈校士恒以對策爲主嘗言以此覘士所學之淺深若持權衡以測輕重云

視學安徽以識字通經誨士歲餘士多通六書及注疏家言先生爲刊舊藏宋槧許氏說文廣布學宮語諸生曰古學權輿專在是矣每試竣給賞曰傳呼一生至前必諄誨再三視其意有所入然後

遺去或手挾經義一編質疑論難先生欣然輒為

講解常至夜分甚且越日乃罷

在江南日有

詔求遺書先生悉心搜訪以獻因上言

中祕所貯永樂大典裒集至富但分析篇次以四聲

韻字為部居割裂破碎與散佚無異請

旨勅下儒臣採輯討論以還舊觀可得人間未見書數

百種

上覽奏嘉許特開四庫全書館校理遺書及大典嘉惠

藝林

御製宸章紀其事於是徵通雅之士休寧戴震等五人爲纂修官天下學者歡欣鼓舞復知稽古之榮而天祿石渠之祕籍幾至家有其書則先生所以贊

聖天子覃敷文教者至矣

婺源江慎修先生歙汪雙池先生皆品端學醇鄉人稱爲有道著述等身以貧困老死而汪又無後血祀斬焉先生上其書於四庫館集其鄉大夫士而語之曰徽人爲吾先文公立鄉祠尊賢之道也今二先生宜爲位以從享祀夫儒者守先待後而其見或不免餒而是使者之憂抑亦梓桑之恥衆

戚肅然與荅曰惟命先生於是擇日齋宿至朔盛陳騶導躬奉木主以登祠堂俯伏祭奠成禮維時觀者千餘人咸感激有泣下者

先生在江南廣延知名士居幕下四方學者爭往歸焉高郵王懷祖深明六書七音之旨旁通訓故攷據一時賢士談古學者皆弗及也避禍天長聞先生能爲人排難解紛跋涉往見先生敬禮之時從問字質疑未嘗以前輩體貌自居爲飛書當路護持其家盡力江都汪容甫才學逈般冠絕江南北素傲睨好詆議人輒指時忌無能合其意者乃

負笈從先生遊先生亦禮遇之有加歉然常若弗及之也

先生自安嶽學政罷歸燕閒無事且日出坐椒花吟舫朋友門生及四方問字之士踵接於門閽者不能盡通聽其自入賓位不足肖有循欄坐者先生笑語酬酢竟日無倦容入夜客去猶呼一二學徒入侍閒出果蔬佐酒并召二子錫卣錫庚列坐歡飲不責禮儀以爲樂

及門會稽章學誠議論如涌泉先生樂與之語學誠姍笑無弟子禮見者愕然先生反爲之破顏不

以爲輿咸侍先生飲酒酣每進言於先生力爭不已繼之以哭舉座踧踖不安先生亦談笑自若絶無忤忿之色

武進黃景仁夙負才名落拓來京師從先生遊常以老母在籍貧不能養爲憂先生乃爲區畫舉家入都既至於所居之西賃屋數椽以處之告諸名士愛才者釀金若干月餽薪米歲暮則爲母製寒衣於是景仁得從容翺翔日下名益起及先生再出視學景仁復飄泊遠遊老母南歸家徒四壁如故

士之貧而稍有才學者以文爲贄來見先生先生輒以奇才異能許之爲介紹於先達稱譽不絕口或笑之曰朱先生所稱奇才異能之士亦指不勝屈矣威病其言嘗於夜分侍坐時請曰先生當世龍門人皆欲求士於先生而使之聽聞不信可乎先生微嘆曰子亦有疑於此歟夫士懷才未遇其或家貧親老跋涉數千里而來若其名不獲顯者羈旅孤寒未見其能有合也且彼實有所長吾言稍假之耳雖致非議庸何傷

都下爲人文薈萃之藪遇順天鄉試禮部會試時

四方至者尤盛先生每於揭曉前邀名士五六人爲主廣招通人才俊應試者擇日大會於陶然亭開筵劇飲分韻賦詩一時品藻視爲優劣

先生遊晏所至學士大夫多從之行或不期欣然往會之座無餘席先生談論飈舉雲飛莫不注目傾耳每及小學家言動如引繇得緒乙乙然不可中絕聽者恒不能窺其際迨至酒酣耳熱則侃侃厲詞竦人毛髮稍有引去者矣

六書之學不絕如綫近代著作家或以楷畫改篆體爲書益楷法雖明倉史遺意往往從類不分故

不得不雜篆法為之波折縱橫並出新意先生深病學者不明文字所由生其敘刻說文推論原委有半譌全譌之歎故亦喜為此書每摹勒入碑版古趣盎然見者輒不能句讀先生嘗言吾非嗜奇欲得古人製字意耳及出視學士爭慕效不知其故而見襲之詭異乖違若瓦缶與彝鼎並陳鱣鰍與螭龍同舞

先生好古學於金石文字尤極留意嘗論今人讀古人書魚魯帝虎之譌不可勝詰獨金石文字歷久如新一可寶也篆隸變革之源流瞭然可見二

可寶也名物雜陳詞義典貴可以翼經傳註疏家言三可寶也軼事無傳史篇多訛斷碣殘碑恒資攷證四可寶也自歐趙著錄下逮諸家採輯論說之書靡不瀏覽遇親故宦遊四方而來見者必屬曰某地有吉金某地有貞石子行必爲我求之或請紀其目輒走筆疾書能詳舉其欵識陰額歲月尺度無一爽者

先生喜黃海之勝兩遊焉嘗冒雨走絕頂見者駭歎以爲康樂之後復見斯人也生平所過郡縣名山水凡足跡可及之地無不至至則訪摹厓舊刻

古剎殘碑不憚捫蘿剔蘚每得唐以上物輒狂譁賓從共往觀之欣賞笑樂之聲穿雲度壑已乃自書題名刻石其文辭簡古筆畫蒼勁實足追蹤古人與世之取青媲白者大異

先生詩古文詞並於昌黎爲近每爲人作傳誌表狀諸篇必先進其子孫或親故令縷述其生平事蹟得一二殊異者乃喜曰傳神專在是矣不知者病其毛舉細故及文成讀之始覺生動婉摯神理逼眞嘗論作文敘事最難數十年來作者無足當其意獨於吾閩朱梅厓先生之文輒首肯焉

先生兄弟四人兄仲君先生弟石君先生俱名進士仲君先生出宰山左先李先生與弟先後翱翔翰苑三十餘年文學品望並爲時冠四方學者稱二朱先生凡遊日下者問奇請益踵相接也先生汲引後進常若不及來學之士一經誘誨莫不爭自濯磨端品力學時有朱門弟子之目晩年應門牆高峻務爲樂易優容於是介紹稱弟子者不下五六百人一二儇巧之徒託足門下頗招物議先生不以爲病蓋謂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噫此泰山河海之所以大也

甲午咸至京師適先生自江南歸知咸旅困乃命入居椒花吟舫南偏曰梧月松風之室椒花吟舫中插架數萬卷咸得稍涉獵一二先生喜咸用力精勤教誨不倦嘗燕閒獨處時必呼入侍坐於旁論學談心常至夜分不輟遇遊晏之所未嘗不攜與偕也每憶冬月天街夜靜雪光如鏡從先生自外罷飲歸闃無人聲獨吾師弟子共載而行形影不離嗟嗟此情此景何日可忘是人生不可多得之數也咸侍先生左右四年至戊戌咸進士官刑曹請假歸省乃辭先生行而先生旋於巳亥冬被

命視學吾閩適威將赴西曹供職走謁先生於榕城留
連兩月而去別離日多追隨日少矣辛丑春先生
得代還
朝威又以疾乞假先生戀戀不能舍力阻其行威亦
因事遷延月餘竟與先生長訣矣哀哉時乾隆辛
丑仲秋受業龍溪李威記於山東水驛舟次

朱先生學政記

門人江都汪中述

乾隆三十六年先生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安徽學政以十一月甲子到官旣歲考徧科攷及安慶甫卒事用造冊誤左遷去在官凡二年先生敦厚有大度篤念故舊然廉正無所苟自其少時巳負盛名旣廻翔翰林二十年爲通人學士所歸宿故所至常務扶樹道教以人材經術名義爲急於發原得故歲貢生江永故處士汪紱上其書於　朝祀諸紫陽山合食於朱子於亳得陳烈女於阜陽得張烈女於和州得薛孝子爲立碑冢上率有司以特牲祭其冢皆身不接其人其事不領於

學官而激揚慨慕若恐不及雉門配祀濳德用光百世
之下聞其事者感焉豈所謂樹之風聲者與信乎大賢
之德長也先生教不一術其要以通經習小學爲大端
凡所甄引咸著於錄嘗慨史文闕畧所部金石遺文得
三百餘道別爲安徽金石志三卷拾遺刋謬俾古事昭
晳於其文忠公講學丹陽及元張羽奉事不屈事尤覈
先生旣被議　天子仍置諸翰林領四庫書局諸生
樂其教而惜其去重念古者行人之職固以萬民之禮
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反命於王以周知天
下之政因屬中次其事跡兼彷趙商鄭志之例纂爲四

卷俾後之教者有所取法先生於人多所愛故居官常過於厚疆其所不足而慎終如始則先生優爲之矣㫄棠敦牂病月謹敘

論敘第一　未編

平日所論教　治經常守一家之學學文必自敘事始泛覽須博然後求其通

試牘序　刊說文序　策問　經解題　請修四庫書摺子進書諸摺子　凡成文皆檃括聯絡之後仿此　凡游歷詩文無關教典槩不入編

勸屬第二　稍入一條餘未備　江汪二君墓碑張陳二烈女及薛孝子碑蒲邵先生祠詩俱入此卷

合肥包孝肅祠四周環水田[illegible]百畝雜植芙蓉菱芡望之如錦歲以租入供祀事其末孫質諸人久不歸先生至祠下一童子言之先生戒勿瀆而所質者爲二武生乃於其謁也謂之曰爾曹皆健男子行且爲天子侍衛臣好自愛然爾亦知包公之能治鬼乎吾嚮者之夜夢王服者深目而黝色語我以祭田曰自某匯至於某歸汝者若干年春秋無所血食明將釋憾於汝汝生即無所畏一旦不諱而鬼卒桎梏曳以造於孝肅之前其何以禦之皆相覷而驚曰誠如公言然此皆某祖父事今即歸之先生曰果如是亦何憂因令有司醵金以酬其

直於是田遂歸於祠楚人信鬼而俗言孝肅爲冥司故以是譌之然先生前見孝肅像美鬚髯長身日晳非如俗所傳者也署廬州府知府鄭君復於先生曰是田也訟於官者五十年自公一言而定豈非下觀而化者邪

鑒餘第三　張飛卿祭文石刻　丹陽書院碑記題名　梅豪亭記　諸所扳識之人槩不載其名以其人見在不可量其所至且涉標榜之嫌

效績第四　輯入二條餘續編

先生在潁州旣祠張烈女四方來觀者數千人有二婦人植耒而歎曰甚哉烈女生無所異於人令死且數十年而光榮若是女即不以烈死其身終亦必死死則曷

以有今日耶夫人不幸而遇此者其將何以自處哉先生聞其語因招之使前爲之反覆陳說示以女子外成婦人不二天之義且曰若固知死之爲賢乎即幸而家室無故則孝於舅姑而敬承事其夫其亦可矣即不幸而夫死子幼助養孤以須其成焉其亦可矣是不必要於死而後爲賢也先生辭氣温厚又頗通以方音俾歸以教諭其鄉里於是諸婦人鼓舞贊嘆或有泣者皆叩頭而去而江汪二君之從祀於紫陽也其鄉有二人方以童生就攷旣與觀禮乃惝然出其篋而棄之曰是不可以言學吾乃今知所以學矣徑以其行牒易書數束

而去學官追之不得

先生既謝事布政司楊公來曰往者士恒喜搆訟自公來而日少及今殆絕若是者何也安徽士㕑而人瘠士無以自贍而其人又生而聰明有才辨者也則不得不倚於訟以求食今公之教一約之於注疏說文以竭其才又量其才而揚之於人使往學焉以食其業是安徽多數十百學古之人又少數十百搆訟之人也郎棻㨿日省而吾之受公賜者多先生曰是民俗之淳也於吾何有哉